

馮霄山水畫作品集



馮霄山水畫作品集

馮霄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內養性情積步千里

馮霄畫冊出版紀念

辛卯年夏月 相元





冯霄近照

个人简介

冯霄，毕业于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民建中央画院首批特聘画师，江西省美协会员。赣州市政协委员，赣州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赣州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画家。

冯霄自幼喜欢书画，师从江西省著名山水画家温相元先生。作品《高山茶园》在《中国书画报》登载；《庐山锦绣谷》获全国教师书画作品一等奖；《三百山》入选江西省第五届山水画画展（入选画册）；《秋韵》入选江西省第六届山水画画展（入选画册）；《井冈雨霁》入选江西省政协和省文化厅主办的全省书画展，获一等奖；《水长流千古》、《赣南山乡》等在江西

省政协《光华时报》发表；《层林尽染》在《江西日报》上发表；《幽谷清音》《围屋之春》等十件作品参加赣州——三亚——深圳中国书画联展。2009年北京“民建中央画院”成立，向全国征画，冯霄创作的国画《山高水长》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兼有南国山水之雄浑、灵秀，形成了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因而入选《民建中央画院作品集》，江西省仅有两位画家作品入选，冯霄是其中之一，并作为江西代表出席北京开幕式。2014年在江西省举办了个人画展，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赏。

冯霄的作品风格清新，在简洁飘逸的笔法中，渗透着一抹女性十足的诗情画意，深受观众赞赏。

心灵的青鸟

卜谷（国家一级作家）

春日，放飞心灵的青鸟。

一枚轻盈的草籽，在风中曼舞，落在一个5岁女童的心田，开出了胭脂色的花朵。自此，那神奇山水就是冯霄永远的故乡，是她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

“艺比天大”。冯霄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融入绘画中了。一个人的活着，是因为一群山水活着。山水及山水画，是她生存的意义，是一万朵鲜花绽放的理由。

个性是画家的名片。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魂魄情感，用笔墨连接主观世界与自然世界。30多年知山乐水梦幻般的追索，冯霄山水画呈现出显明的特色：勾、皴、擦、染、点，于“方寸之间见万里”的气度中，将女性意识与自然意识融通，以简洁飘逸的笔法把女性特有的柔情、细腻的力量，化为纸质的神韵意境。

冯霄善于在古典情调中注入新的点景内涵——客家庭院、屋脊、梯田。客家元素，作为赣南的地域特色及时代特征，成为她山水画境中醒目的标杆。她恪守唐代水墨画大师王

维的成规，以“水墨为上”，较少用色。在她绘画语言的缝隙中，墨不欺笔，色不欺墨。以黑白两色为原色，艳而能深沉、淡而能清雅、浓而能古朴——这正是黑白两色的长处。我们也从中能够感受到她女性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一样的花朵，一样的云彩，看不透的山水，看不透的光亮，山川间的情愫，带着她一抹女性十足的诗情画意，和着清灵的韵致，站立成永恒。

亲近山水，疏远人际，冯霄是一个会享受清贫、寂寞的人。自古以来，女性中国画画家不多，主攻山水画的女画家则更少。个中原故，盖因女性不致崇山峻岭的攀援，日晒雨淋的煎熬，冯霄——一个小女子，正是在千百次的写生中，在风吹日晒的浇灌中，成就为江西省女山水画家中的佼佼者。

山水是用画笔写就的精神，一次山水画展不但是一部艺术追求史，也是一部思想精神史。

试论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的交集

冯霄

曾有人断言照相术的发明，宣告了写实主义绘画的死刑。此话初听不无道理——是啊，你画得再像，能超过照相机？尤其是计算机和数码技术的应用，简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能。而我则认为：美术作品的魅力，在于画家的综合素养和艺术再现。照相机再厉害，能拍得出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罗中立的《父亲》？

自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水墨画家所遇到的困惑，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画家都不曾遇到过的。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对中国水墨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墨守成规而要超越前辈艺术大师，几乎已无可能；而一成不变地继承传统绘画的衣钵，亦为时代所不允。因此，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变革，已经成为每个水墨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谁把握好了这个交集点，谁就能成为被时代所关注的画家。

回顾 20 世纪中国水墨画的变革，如果说吴昌硕是“以复古为革新”，在引碑书、金石笔法于画法中，酿出了雄浑苍郁大气盘旋的新画风，首开了在传统自身中寻求新变机制的先河，那么，继吴昌硕之后的几位大师的探索则提示出更为清晰的现代意向。齐白石将文人画的文人情趣引向民间情趣，暗示了民间艺术将成为现代水墨的一大精神资源；黄宾虹通过对山石的解构凸显笔墨的空间秩序与神韵，揭示了传统的笔墨精神所蕴涵的现代抽象境界；潘天寿则是以其大块文章在视觉上造成极强的结构感与铸造感，从传统绘画的间架开合中辟出一条接近现代构成的路。而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分别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主张与追求。但无论是徐悲鸿为反叛空洞浮泛的文人笔戏而引进西方的写实传统，还是林风眠在西方现代艺术这个新的生长点上确立中西艺术衔接的部位，都是从不同方位对水墨画的课题所作出的足以开启后人的“题解”。在他们之后，继续这一探索的还有诸多大家，特别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艺术家正是在这些前驱先路的引领下，从不同方位做出新的推进，并逐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事实上江西有不少画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要将传统融合于现代从而达到新的艺术高峰，却有相当的难度。比如为了尝试用传统笔墨来表现当代人物和异域风情，近年来江西中山书画院和江西国画院分别组织一些知名画家到台湾、俄罗斯等地采风写生；但从创作的情况来看，很少

有超出传统题材的佳作。

水墨画非常注重笔墨，在中国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笔墨不仅是一种材料一种技法，更是中国画审美特质中一个重要方面，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观。经过千百年中国艺术家对笔墨的不懈追求，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完整的技法和审美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代的更替，现代笔墨也将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当下是个多元的时代，簇生了现代因素进入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而生长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笔墨该如何表现这些现代题材？

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其实是一对矛盾——传统笔墨可以提升作品的艺术含量，但传统笔墨形成框框以后，又反过来影响和限制对现代题材的表达。这就需要笔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故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细细悟来，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深入生活，寻找适合表现现代题材的绘画语言和叙述方式。

江西知名山水画家汤教勉的赣西山村吊脚楼、廖维章的小桥流水，颇具江南山水特色，都包含传统和现代的元素。而山水画家曾端的作品，更给人内涵丰富、耳目一新的感觉。曾端出自大家，一门风雅，毕业于浙江美术院校。在童中焘、刘国辉、吴宪生、闵学林等名师的指导下，他悉心揣摩王蒙、蒲华、吴昌硕、黄宾虹等大师的山水艺术，努力追求浑厚华滋、气韵生动的意境。他不断探索新的技法，拓展中国山水画表现的空间和领域。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使他的画作别具一格。《寂寞之道》近景几排大树错落有致拔地而起，上方层峦叠嶂怪石嶙峋密云四布，大部分画面使人感到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但在树林深处，却有个小和尚在聚精会神地读经，又令人眼前一亮，心里亦为之一松。《阅尽沧桑》采取高远取景和对比手法，让几棵参天大树占据了绝大部分画面，树下一老一小两个山民充满敬畏地抬头仰视，形象地表现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这两幅作品构思新颖布局大胆，笔墨夸张气韵生动，实为山水画坛罕见的佳作。

我的老师——江西知名国画家温相元先生十分注重传统，善用叉笔散点皴法，来表现赣南山林的郁郁葱葱。这种皴

法繁而不乱密中见虚，由淡到浓层层积墨，从而使画面笔墨浓重而浑厚。我努力继承老师的传统笔墨，尝试用来表现典型的赣南山水。我试图跳出古人那种幽居深山、悲悯人生的境界，追求一种现代的感觉。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从家乡的山山水水汲取创作的灵感，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画赣南山水的灵性。尤其是许多以赣南客家风土人情为背景的作品，如《赣南春韵》《客家老屋》《山村晓韵》《高山茶园》等，虽然取的是眼前实景，但用的却是传统笔墨。无论是山水草木还是小桥泊舟，勾皴点染皆有出处，面目清新生动活泼。

二、不断提高文化内涵和艺术修养，在作品中有机融汇本民族和外来民族的优秀元素。

凡画山水者，皆知古人难以超越，欲求变化又怕不伦不类。传统与写实要结合得恰到好处，确实有点两难。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实属不易。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师法自然，多年来我游览了黄山、衡山、武当山、九寨沟、张家界、神龙架、长江三峡等名山胜地，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实地采风写生，与大山对话交流。每次外出回来，我都要回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悟前辈大师的呕心沥血，努力将眼里的山水化作胸中的山水，最后成为自己笔下的山水。

现代笔墨重新定义了传统笔墨所讲究的“骨气”，强调对笔墨“张力”的重视，强调笔墨的构成与画面的整体效果，强调笔墨的直觉表现力。以新的笔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洋溢着表现自我的激情。在现代中国画中，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以墨为本，强化主观、意象的色彩运用，与传统的水墨画相比更多的使用色彩语言来塑造形象，提升了色彩在水墨画中的地位，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语言。

江西人物画家实力不弱，丁世弼、杨金星以及丘玮、吴吉仁等都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周京山、彭树平、史俊等也都在不同程度探索了创新。知名国画家周长瑞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探索水墨人物画，他的水墨人物写生遵循传统法则，融入西画技法，追求一种以线为主、并辅以多重水墨积染的笔墨趣味；他的水墨人物画构建于写实主义前提，努力追求所描绘对象的自然真实感受，笔墨语言围绕造型展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显示出严谨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深厚的传统功力。他的水墨人物画深受黄胄先生的影响，水墨人物画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特别是把速写融入中国画，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由流畅，既力求避开他人的惯常手法，又尽量不重复自己。

在他笔下，那些富于情感张力的线条，在随神、随意的运变。在用线造型时，以书入画，任情感倾泻，擅长自由放纵、随形赋意之书写性用笔，线的表现力被充分解放出来，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鲜活新颖。尤其是他取材于少数民族舞蹈的人物画，因景设色不落窠臼。《舞动天山》多色点染五彩缤纷，清新亮丽春意盎然；《俄罗斯民间舞》用色大胆泼墨重彩，红黑相生动感十足，将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结合得恰到好处。

三、应正确处理写生与写意、形似与神似、造型与意境之间的关系。

追求现代意识的最大危险是失之偏颇，把握不住度，以为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顾及传统。当代水墨画“画风要新，路子要正”。反映在作品中，一是把握住对传统的继承，学习八大山人、齐白石、林风眠等前辈大师开创的写意风格，追求笔墨情趣，讲究线条的张力，往往寥寥数笔，勾勒出物体的轮廓和鲜明的形象；造型方面简约、夸张甚至抽象，但始终在“不似之似”的尺度上，没有滑到无限的抽象之中。二是注重功力。尤其是传统的绘画功力、书法功力和文学功力三者的结合，并把三者融会贯通在作品中，画以传情，诗以入画，书画渗透。三是坚持“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态度，把写生作为创作的基础，使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概括力很强的造型特征。

我省知名花鸟画家聂子，年近古稀仍笔耕不辍。其写意花鸟，或简或繁，布局大方笔墨酣畅，格调高雅古趣盎然。虽多为盈尺小品，然方寸之内，吞吐星辰日月；梅荷之间，饱览春夏秋冬。一花一鸟，蕴含人生悲欢离合；一木一石，尽显造化钟灵毓秀。《梅妻鹤子》取自宋代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故事，用一方毛边纸写就：寥寥几笔，数枝残梅一只孤鹤，笔墨简炼意境深远，隐隐可见八大遗风；题款则画龙点睛：古有梅妻鹤子之说，当真否？一段眷恋孤寂之情，欲说还休跃然纸上。《闲趣》亦取简笔，但随手拈来轻松怡人：以书入画写枝干，枯润相济，铁骨铮铮；蘸几抹淡紫信笔点染，似叶非叶花非花，随风飘舞到天涯；树下一鸟，气定神闲宛如哲人，若有所思发人深省。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诚哉斯言。冷看世间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几人能解做人之真趣？

由此可见：画家要用心灵来感悟大自然的魂魄情感，用笔墨连接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勾染皴擦描绘大千世界，于尺幅之间见万里山河。如是，才能将意识与自然融通，使传统与现代交集在最佳之处，从而达到神韵化境。

谷静秋泉响 138cm x 6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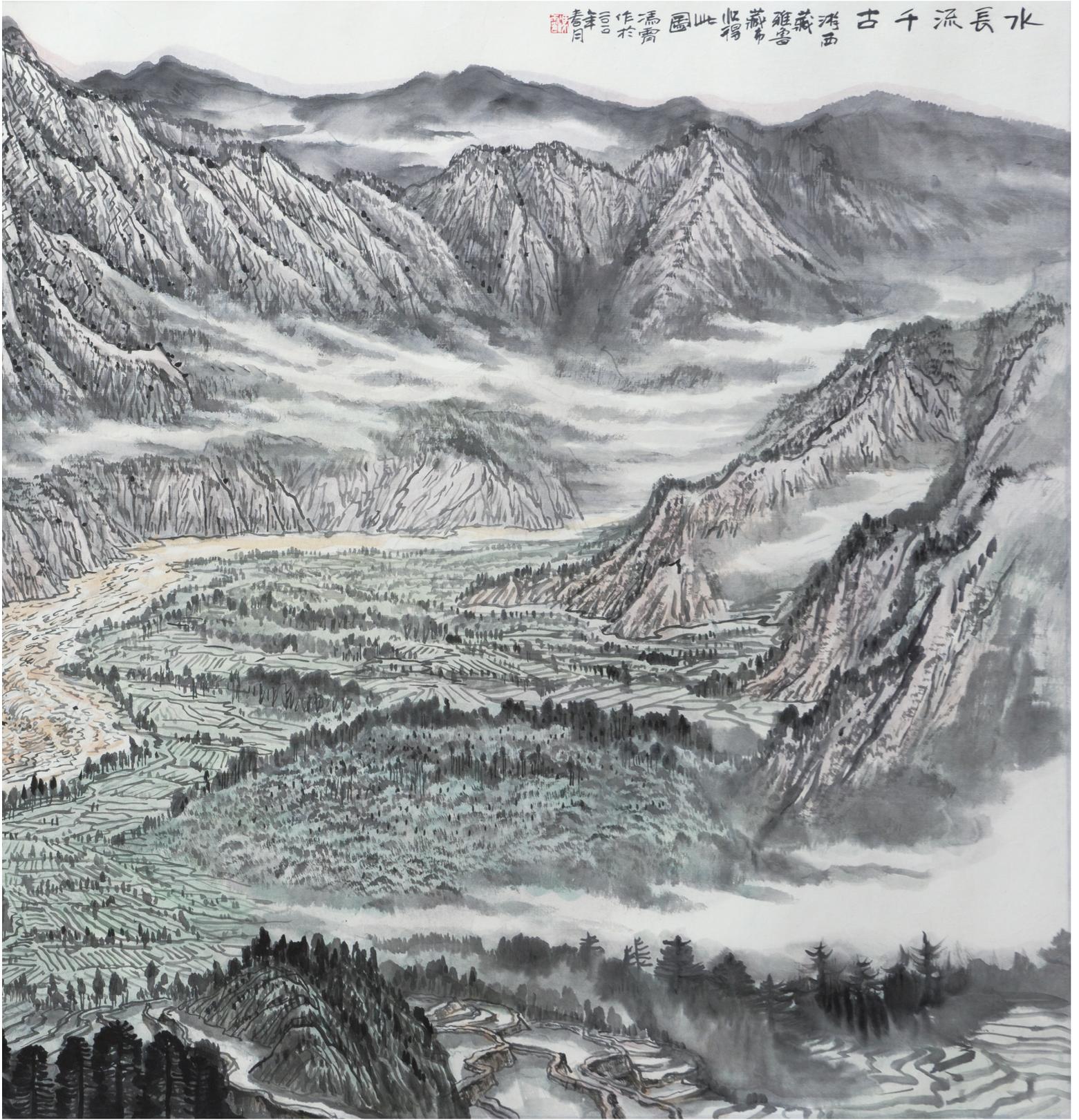
幽谷清音 136cm x 68cm





水长流千古 180cm × 97cm

水長流千古 藏書雅賞 此圖 馮齊 作於 辛酉 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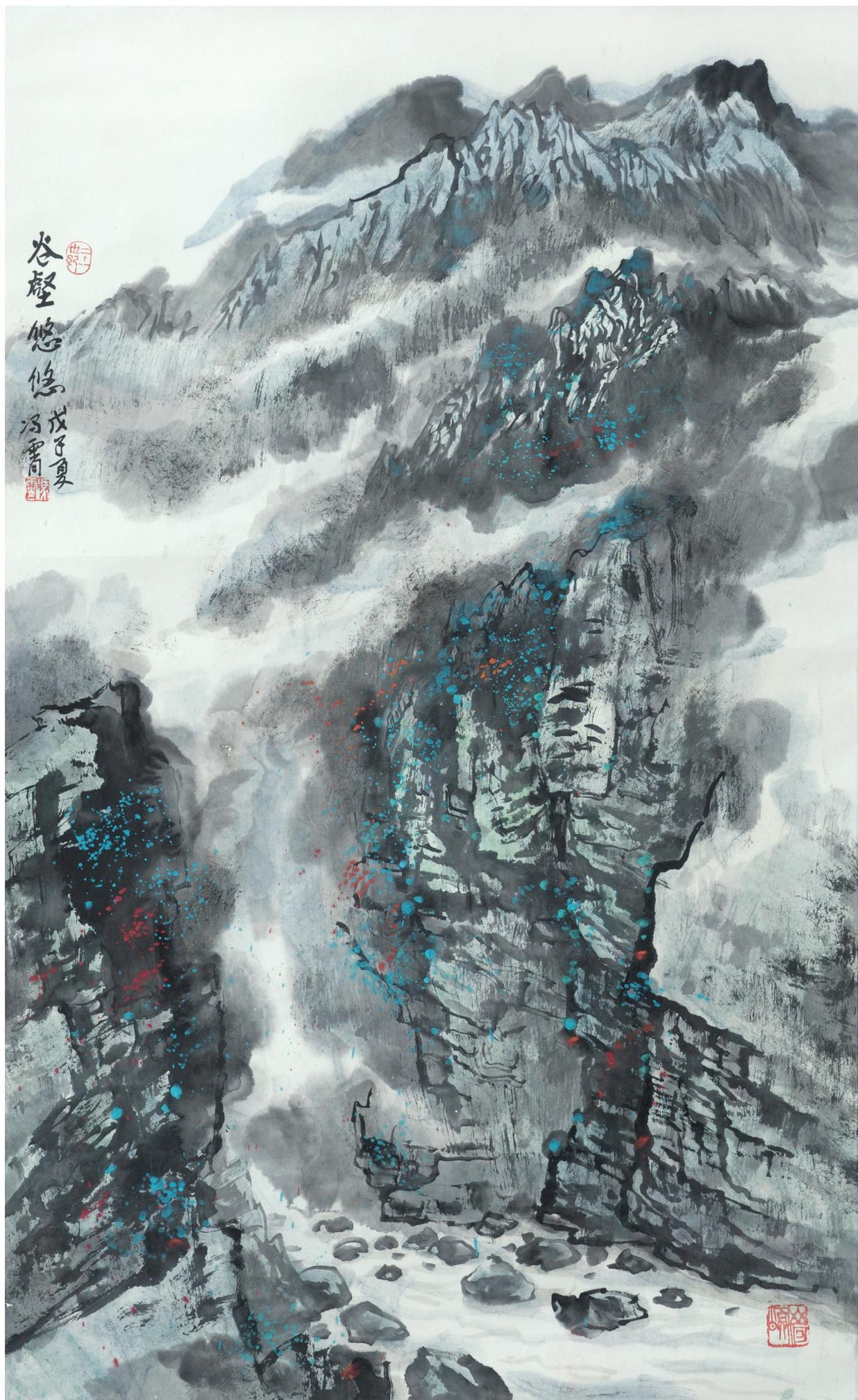


白云恋青山 138cm × 68cm



春谷人家 180cm × 97cm

谷壑悠悠 138cm x 68cm



秋韵 138cm x 68cm

秋韵
游金沙江得此稿于层





圣山灵水 68cm × 68cm



风景这边独好 180cm × 49cm





雨晴千嶂碧 云动忽青山 360cm×97cm